

奋斗·青春

融入山河边关的青春

■马三成 李国涛

“战士王浩宇正在执行观察任务，向您汇报，敬礼！”这段时间，吉布哨所官兵每次换岗执行观察警戒任务时，都会增加这样一个特殊的仪式。在观察器材旁，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套折得很平整的迷彩服，那是排长苏万飞的军装。官兵在以这样特殊的方式纪念和告慰排长。站在哨所那扇挂着“戍边卫国”四个大字的窗前，哨兵们手握观察器材，专注的目光望向云雾缭绕的大山。

—

驻守大峡谷的吉布哨所，矗立在悬崖边上。这里不算太高，海拔2800多米，但悬崖直上直下。从上往下看，石头上长满树木，看不到底；站在山下向上看，悬崖两边的石头像仰天吼叫的老虎嘴，要把大峡谷的“一线天”咬合。

哨所到山下连队，有一段是陡峻崎岖的山路。几十年间，因哨所给养靠人背肩扛运送物资，盘山道的坚硬石头上被官兵踩出了一条小路。

2019年7月，团里修建了一条通往哨所的索道，结束了官兵“背山”的历史。索道终点高出哨楼，像挂在悬崖顶上一样。

2020年7月15日上午，排长苏万飞带着大学生新兵仲召国，来到索道平台，接收从山下连队送上哨所的物资。苏万飞有一个习惯，总是让战士站到安全的地方，而自己站在最危险的前边观察保护物资。

这天，大峡谷的气流有点诡异，索道上装载物资的大铁桶在爬升的过程中晃动摇摆。苏万飞有点担忧地说：“铁桶摇晃得厉害，会不会掉下去？”不等仲召国搭话，他就把对讲机递了过去说：“小仲，你拿着！”然后，他用左手抓住索道龙门立柱，身子倾斜着伸出右手，去抓爬升上来的大铁桶。

抓住大铁桶后，苏万飞又说：“小仲，你用对讲机让山下的柴油机手李辉把索道停下。”他俩将挂在钢绳上的大铁桶卸下来，取出物资后再挂上空桶，指挥索道继续下行。当苏万飞来到悬崖边准备接收第二桶物资时，还像刚才的样子，他伸手去抓晃动摇摆的大铁桶。

这时，第二个大铁桶晃动摇摆幅度突然加剧，产生的惯性离心力使运行的钢绳从滑轮槽中脱落，强大的冲击力带动钢绳和下行的铁桶，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万飞撞去。

一声沉闷的巨响，让列兵仲召国本能地大喊一声：“排长！”苏万飞瞬间就不见了。

仲召国冲向悬崖边往下一看，排长的背影和铁桶正向崖底坠落，转眼间消失在长满树木的峡谷之中……

苏万飞跌落在70多米深的悬崖缓冲坡上，当他被救援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心跳。为了保护战友和重要物资，苏万飞的青春永远停留在了28岁！

二

当苏万飞的家人从陕西榆林老家赶来，来到他生前战斗过的边防七连时，渐渐沥沥的连阴雨神奇地停了。久违的太阳钻出了云雾，把温暖的阳光洒在苏万飞平时上山的小路上。

一家人拄着竹子做的拐杖，在官兵的搀扶下，跋涉了2个多小时，来到山上的吉布哨所。

摸着儿子和战友们修建的哨所水泥碑和一排排用水泥石头固定在山坡上的鲜红大字，踏着儿子和战友们修建的哨所小路和索道台阶，望着对面山上清晰可见的外军哨所，看着儿子被索道钢绳打落的万丈悬崖，苏万飞的妈妈王凤爱失声痛哭。她对着山谷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万飞，妈妈来看你了，你听见了没有……”

路上一直沉默不语的父亲苏维亮，此时再也抑制不住压抑的感情，哭着说：“万飞，你走得太早了……你才28岁啊！”

苏万飞的父母和家人悲伤地从悬崖边上抓起一把把泥土，放进塑料袋里，要带回家按照传统风俗祭奠，这一幕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官兵。临行前，曾经的退伍老兵苏维亮平复了一下情绪说：“万飞，我们把你的骨灰带回来了。你是国家的人，我们也不怨你，你留在这里，也随了你的心愿。”一家人从山上下来后，淅淅沥沥的连阴雨又下了起来。

1992年2月14日，苏万飞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清泉乡，一个住着土窑洞的贫困农民家庭。他们家姐弟3人，苏万飞是唯一的男孩，深受一家人的疼爱。

苏万飞的爸爸当过7年兵，他的军装、军帽都是儿子的最爱。苏万飞喜欢玩打手枪和扔手榴弹的游戏，还喜欢听父亲讲部队的故事。家乡红军谢子长、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他三外爷王怀斗跟着彭德怀元帅打日本鬼子和打蒋介石的故事，他三舅王凤高当汽车兵为部队运输物资的故事，他都百听不厌。他三外爷和三舅都牺牲了，都是革命烈士，他曾跟着爸妈到烈士陵园祭扫。参军报国当英雄，是苏万飞从小就有的梦想。

从西安市一所学校大专毕业后，同学们都选择留在西安打工生活，苏万飞却选择回到老家报名参军。武装部的同志问他想去哪里？他很坚定地说，想去最艰苦的地方。

2014年9月，苏万飞如愿来到西藏边防。在新兵排长、四级军士长慕照龙的记忆里，苏万飞话不多，但爱学习。放假大家都上街去了，只有他在宿舍里看书学习。

2016年苏万飞考取了陆军边防学院，毕业后还回到七连二排当排长。一回到连队，正好连队组织巡逻，原本没有他，他主动向指导员申请加入。他一边巡逻，一边向年轻的战友介绍脚下的这条巡逻路。老团长高明诚因心脏病发作，牺牲在勘察巡逻的路上，被迫记一等功。当年修建对面山上的28公里盘山路时，兄弟部队牺牲了28名官兵。苏万飞感慨地说：“如果加上边境作战牺牲的前辈，这条沟真可谓名副其实的英雄沟啊！”

2019年6月，苏万飞带队参加野外驻训。部队全副武装，从海拔2800米到海拔4500米一路行军。夜里外训地地下雨，到后半夜，四班上等兵张博起来穿着大衣坐在床上。苏万飞听到动静后，问小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张博说有点冷。见小张只盖了一床被子和大衣，苏万飞起来从自己的背囊里取出第二床被子，连同他床上的大衣，一起盖在张博身上。小张问苏万飞，你怎么办？他说：“我习惯了，你刚来不适应。早点睡，明天还要训练呢。”盖着厚厚的被子和大衣，小张很快睡着了。

有一天，苏万飞带队挖阵地准备实

弹考核。驻地离阵地比较远，出发时天还晴着，九班副班长苏江龙没有带雨衣。高原的天说变就变，到了阵地就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苏万飞把自己的雨衣脱下给苏江龙。苏江龙知道苏万飞感冒未愈，推辞不要。苏万飞说：“明天就要打靶了，赶紧穿上挖阵地吧。”他边说边给苏江龙把雨衣穿上，而自己顺手从口袋里摸了几片感冒药，放在嘴里干吞了。

苏万飞带着大家一口气干了两个半小时。回到驻地帐篷，他把锅盔摘下来时，从头到脚都在往地上滴水。苏江龙内疚地说：“排长，要不是我，你的衣服是不会打湿的。”苏万飞笑着说：“没事，都是兄弟！”然后，拿起水壶就给大家烧水去了。

三

2020年元旦，31岁的上士欧阳叶，因心脏病在哨所病逝。他的家属来到哨所，抱着欧阳叶的被子一个劲儿地哭，大家都劝不住。

平时不爱说话的苏万飞，一口一个嫂子地叫着，安慰她说：“嫂子，边防很艰苦，边防军人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但是欧阳哨长没有畏惧和退缩，出色地完成了戍边任务，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欧阳叶家属这才不哭了。

苏万飞的表现，让指导员杨作飞看到了他的成长和能力。在副指导员冷文林被上级抽调后，连队决定让苏万飞接替副指导员到哨所接任哨长。2020年1月7日，苏万飞来到哨所。

按照连队三个月一轮换的做法，苏万飞原本准备5月份休假，处理一下个人问题。有一天，三排长王博打来电话找苏万飞。他查出来有胆管炎，想回内地做手术，问苏万飞能不能和他调换一下休息时间。苏万飞爽快地说：“好！”这让王博非常感动。

苏万飞在哨所一待就是6个多月，连长索明群刚让他下来调整一下，可上级布置的任务又来了。苏万飞觉得还是自己熟悉哨所情况，就要求上去继续驻哨。

6月19日，苏万飞带着大学生新兵仲召国上哨，同时还要背几支枪到哨所去。仲召国个头一米七五，身体有些单薄。当他拿起一支轻机枪准备扛上肩时，苏万飞用手挡住了。他抓住轻机枪背在自己的身上说：“这个太重了，我来背！”说完，苏万飞不容分说地背起2支最重的枪和6个轻机枪弹鼓，让仲召国背了较轻的2支自动步枪和装了几个空弹夹的战术背包。

上山时，苏万飞走在前面。走了四五百米，小仲的腿开始发软，说走不动了。休息了几分钟，苏万飞起身说：“来，再给我一支枪！”小仲连忙推辞说，他能背。可苏万飞说：“路还远，我再拿一支。”说着，就把小仲肩上的枪卸下来，背在自己的肩上。

山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起雾转阴，随着海拔升高也有了寒意，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小仲走在后面，看见排长走得慢了，背弓得更弯了，像老牛负重爬坡一样呼哧呼哧地喘。

最后几百米走得很艰难，他们拉着小路旁边的小树枝和结实的野草往上走。小路的石头上有青苔，右边是山体，左边是悬崖，小仲脚下打滑，一只脚都踩到悬崖边上，他赶紧用右手撑地，身体才没有滑下去。苏万飞转过身

把小仲拉起来，叮嘱说：“千万小心！”

说完，他手脚并用爬上斜坡，捡起一根干树枝，打了打上面的泥土和青苔，把树枝拾掇成一根拐棍。小仲拄着拐棍明显感觉身子稳当了很多。苏万飞叮嘱说：“你踩着我的落脚点走！”

苏万飞用手掌撑着膝盖爬坡，石头的青苔上留下清晰的脚印。小仲踩着苏排长的脚印，一步一步爬到了哨所。那天，他们用2个多小时，才走完了通往哨所的山路。

四

有一天，苏万飞跟没有见过面的老家女朋友视频，好像聊得不太愉快。苏江龙听到了，问排长怎么了？苏万飞无奈地一笑说，人家嫌他太瘦回去，休假一推再推，不想谈了。苏江龙一听有些着急，连忙出主意说，啥时候让兄弟们给你女朋友视频一下，给排长做个广告。

苏江龙的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彩排的时候，苏江龙说，苏排长带领兄弟们背砖铺地，把哨所到索道、饭堂、厕所的路上，全部铺成了水泥路；列兵仲召国和上等兵李兰栋说，排长带着他们在哨所找水源，经常弄得一身水，把大家的生活用水问题解决了；中士王浩宇说，排长带着大家满山遍野找竹子，做成扫把，把哨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三班副班长徐睿说，排长和大家一起在哨所做年夜饭，又会餐又烧烤，让大家春节过得很开心；三班上士李有良说，排长带领大家砸石头、和水泥，给哨所修建了一个“吉布哨所”纪念碑，用石头水泥修建了摆在半山坡上的鲜红大字，让哨所有了文化氛围；五班上士马浩杰说，他在体能训练时从器械上掉下来，不省人事，排长和战友们紧急抢救，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住院期间，排长天天打电话慰问鼓励，排长真是一个好大哥！我们吉布哨所，藏语是“幸福哨所”的意思，苏排长就是我们的“幸福哨长！”

每一个战士说起苏排长时，都是一脸亲切温暖的笑意。战友们相约，苏排长从哨所下来休息时，就跟他的女朋友搞一次视频通话，好好推荐一下这位埋头苦干、对战友掏心掏肺的好大哥，期望能够挽回他们的爱情。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等战友们再次讲述起这些动人的瞬间时，他们的好大哥苏万飞已经不在，期待中暖心的推荐变成了痛苦的追忆。这一刻，大家发现苏万飞虽然在哨所时间不长，但给大家留下了那么多美好温馨回忆。

苏万飞最美的青春没有献给自己的女友和亲人，而是献给了祖国的江河和边疆。在战友们心中，他的青春融入了绵延的山脉，永远护卫着祖国的边疆！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电影《芳华》中有一个镜头是何小萍在大礼堂跳舞，看到这里我内心一颤，立马就认出了那是我们老部队的大礼堂，地处滇南。说不上来这座大礼堂有什么具体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特征，但我十分确定它就是。它就像一个多年未见的战友，只需一个背影，或者一句话，正脸都不用瞅，你就确定是他，差不了。

其实这样的大礼堂遍布大江南北的军营，十分常见。除了那些新建的营区，很多单位都有一座这样的大礼堂。大礼堂的中心是舞台，木制的舞台漆成了紫红色，紫红色的漆大都已不完整，斑驳出久远的年代感。椅子呈鹅黄色，光溜溜的，也是木制的，座椅向上拱，椅背朝前拱，木头都很薄，但质量不错，只是坐上去开始很舒服，久了就不行，主要是硌屁股。坐在木制椅子上的大部分都是战士，他们一落座，个个就比着赛着地拔腰板，有蚊子叮不能动，鼻子尖痒痒也不能挠，更别谈交头接耳互相逗趣了。标准要求之高，和站军姿差不多。

队伍集合都是打了提前量的，总要提前10多分钟入场。多出来的时间不能闲着，会场指挥员会要求大家或以单位为单位，或以方阵为单位进行拉歌。拉歌看起来拉的是歌，其实比的是嗓门和气势。指挥唱歌的战友可能只会重复一两个单调的收放动作，但别小看这一收一放，它却可以把蓬勃奔放的青春热血凝聚成山呼海啸般的力量。在那排山倒海般的声浪激荡中，原本有些羞涩的指挥也自信起来，俨然具有了指点江山的气魄。

如果你对那首歌不熟悉，那作为外人，你根本听不出来他们唱的是到底是什么歌词，或者说即便你很熟悉这首歌的曲调和歌词，但在某个关键的节奏节点上，又会觉得这个调调不太对，差了一点，抑或是多余了一点。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士们真是发自肺腑地在唱，真诚，洪亮，导致整个礼堂的气氛立马炽热起来。唱歌的声音完全是从嗓门处不打折扣地吼出来的，一点假都不掺，有小伙子们脖子上的青筋为证。

大礼堂气氛最为轻松的时间一年中通常有两次，一次是年底总结表彰大会，一次是春节晚会。总结表彰大会可以理解，喜庆的日子，受表彰奖励的官兵被红戴花，挨个儿走到主席台前，向首长敬礼，接过首长颁发的荣誉证书，再统一向后转，朝观众席亮个相。这些被红戴花的人表情严肃，但个个心里欣喜得意。坐在礼堂观众席的官兵热烈地鼓掌，热情洋溢的掌声送给台上战友的同时，也在给台下的自己加油——明年见。

其他晚会大部分都用不上大礼堂，因为部队要么集训，要么驻训，总之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官兵看重的八一晚会往往都是在野外驻地临时搭台临时演出，运气好的话，会赶上或专业或业余中比较专业的文艺慰问小分队前来表演慰

大礼堂

■伍会娟

问。那个时候的官兵就不像在大礼堂里那般拘谨了，欢畅的笑声铺满整个野外的山坡河谷，那是他们最为放松的时刻。

只有春节晚会恰好是在任务活动相对轻松的时节，人员又集中，所以领导一般较为重视，从服装道具到舞美设计，从节目审查到晚会彩排，都有指定领导全程参与指导。因此，这场晚会就显得尤为隆重，是战士们一年到头的重头戏，也因此，从彩排到演出的这段时间，大礼堂最为热闹、最为繁忙。春节晚会的主角自然是年轻的官兵，个个有的是力气，活力充沛，激情四射，表演个格斗术、军体拳、捕俘刀，或者蹦蹦跳跳来个街舞、藏舞、骑马舞。只要战士们一上场，具有年代感的舞台立马重获青春，被蓬勃的朝气所笼罩。

每次部队组织演练演习动员部署大会，都要搞挑战战，大礼堂就又派上了用场。主席台一面，两名精干的战士戴帽子扎腰带，陆战靴擦得锃亮，左右一站，中间拉起一张红纸黑字的挑战书。一名指挥员，当然往往是军事主管，站在挑战书边上，意气风发地念一遍，最后吼问一句：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台下官兵就会像打了兴奋剂的小老虎一样，用把礼堂顶给掀翻的架势，连声回应道：有有有！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总是令年轻的战士们热血沸腾，甭管挑战方还是应战方，个个血脉偾张、稳操胜券的气势。

虽说大礼堂的年龄比大部分官兵的年龄都长，但木制舞台没塌一块，木制椅子没坏一把。大礼堂像是一名老兵，年龄不小，军龄也很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目送过了一茬又一茬的老兵，迎来了又一茬又一茬的新兵，而自己却一直没走，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包容与坚守。

桦木铲

■邢国庆 黄武星

平凡的日子如水流过，老班长退伍了，留给李世强一把桦木铲。作为老班长的“关门弟子”，李世强大大小小地炒了不下百道，唯一没有尝试的，就是糖醋排骨。周五会餐，望着满冰箱的排骨，李世强系上围裙，极力模仿老班长的潇洒，但排骨却与李世强作对，没炒匀的糖醋成一坨……

“小李班长的水平还欠火候啊。”一句评价飘过耳畔，李世强心烦意乱地倚在操作间的暖气旁，身旁靠着桦木铲，没精打采，昏昏欲睡。

“哗啦！”响亮的金属声把李世强惊醒了，看着倒在地上的桦木铲，那光滑的木柄闪着油润的幽光，那是岁月和汗水的“包浆”啊。想起老班长的挥洒自如，李世强突然彻悟：班长啊班长，“悟”的意思原来是要“用心”啊！

此后，李世强重新捡起基本功——粗细刀工、铁铲翻炒、炒锅掂勺……日复一日。始终陪伴李世强的，是那把从冰冷清冷到温润柔和的桦木铲……

那年“五一”会餐，李世强拿抹布把桦木铲细细抹了一遍，心潮澎湃：“压轴大菜：糖醋排骨！”

伴着排骨过油的“哗啦”声，李世强舞动桦木铲开始“表演”。排骨色泽诱人，用料恰到好处，随着最后一块明亮鲜香的小排骨被铲进餐盒，李世强老练地把铁铲插在了灶台旁。“锵”，铲子安稳插入的瞬间，李世强似乎有种侠客收刀入鞘的骄傲。

看着战友们连啃完的骨头还要反复吮吸，汤汁也拌饭吃得一点不剩，李世强确实找到了身为火头军的“小确幸”。他忽然想起了老班长常哼的小曲：“碗瓢瓢盆里有朗朗乾坤大，酸甜苦辣中有悠悠岁月长……”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晨露的微风驱走朦胧的困意，火箭军某部炊事班班长李世强麻利地直奔操作间，抓住那把桦木铁铲，手腕一抖，将它抽出了炊事挂车。

“锵……”金属摩擦的颤音，在李世强听来是那么亲切。这个被他称为“老铁”的伙伴，长3尺6寸，已经伴他走过12个春秋。

初下炊事班，心理落差自然不小——身为战略铁拳麾下的一分子，居然天天只能与锅碗瓢盆打交道，想起来就让人沮丧。

那天，老班长把李世强叫到厨房：“小李，别哭丧着脸了。当兵啊，硝烟弥漫的战场有荣誉，柴米油盐的江湖有幸福。这其中的感觉啊，得靠悟！”

没等李世强接话，班长已经潇洒地用铲头把锅沿溜了一遍，发出悦耳的金属声。

老班长后来说的啥，李世强没什么印象了，但他要桦木铲的身姿却已印刻在李世强脑海里——排骨在锅中与铁铲决斗般翻滚跳跃，火光跃动，鲜香四溢。李世强居然在动作间，看到了武林高手试剑时的潇洒。

几个帮厨的战士循香而至：“好香啊，班长，我们先盛点吃啦！”

“吃吃吃，你们吃得越香，我越高兴。”老班长拿起炒勺，挨个给战士们“加餐”。李世强愣愣地站在灶台旁，看着老班长脸上的红晕和战士们被酸甜鲜香的排骨烫得直吸气也不撒嘴的样子，却丝毫没有感觉，甚至有点不屑。



扫描二维码 阅读更精彩



硕果累累(中国画)

胡国伟作

长征

第4939期

